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公庄腊味

胡玲

一年四季，一日三餐，博罗人的餐桌上，少不了几样腊味的点缀。

博罗人喜欢吃腊味，也喜欢制作腊味。博罗腊味，沿袭了广式腊味甘甜、伴有酒香的风味，而博罗公庄的腊味，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甜味中夹杂着咸香，微辣，与周边的广式腊味截然不同。

广东人大多不能吃辣，而公庄客家人却出奇地嗜辣。很多公庄人的先祖从江西、山西等地迁居而来，带着爱吃辣的饮食习惯。南北饮食互相碰撞与融合，形成公庄独有的风味。宋末元初，客家人为避战乱，从中原迁徙到南粤的梅州、东莞和惠州多地，腊味制作技艺从那时传至公庄的客家村落，经公庄客家人一代又一代传承，形成公庄腊味独特的制作技艺。

公庄属丘陵地区，四面环山，构成椭圆形小盆地，雨量充沛，四季如春，适宜饲养土猪，再加上以前物资贫乏，新鲜肉食难以贮存，制作成腊味，可以存放一年，因此，公庄便有了许多制作腊肉、腊肠的家庭作坊。

俗话说“北风起，腊味香”，公庄人一般在年末天寒时制作腊味。这个时候，北风凉爽干燥，适宜晾晒腊味，农人饲养了一年的土猪丰腴饱满，肉质达到最佳状态，正是制作腊味的最佳时机。

公庄腊味在选材上有自己的坚持，必须是土猪的猪腿肉。因为猪腿活动较多，肉质细腻，富有弹性，肥瘦相间，不会太柴也不会太油腻，制作出的腊味口感更好。

公庄腊肉的制作颇为讲究。将猪腿肉切成细小的长块，放置于大缸中，用盐、白酒、酱油、辣椒、八角、茴香、冰糖粉等多种材料调制腌制，淋浇于肉上，用手不断搅拌和涂抹，使肉的每个地方都能充分均匀地吸收到腌料的味。

接下来就是晾晒腊味了。天气晴好，把制作好的腊味取出晾晒。房前屋后，阳台上，院子里，墙壁上，顿时亮起了一道道美丽壮观的风景线。一块块腊肉、一串串腊肠，整齐地悬挂在竹竿上，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色泽。腊肠白里透红，腊肉油光闪亮，看着就让人欢喜。空气里四处飘荡着腊味的香气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公庄阳光充足，昼夜气温相差较大。白天，腊味在大太阳的暴晒下，冒出一层细密的油珠子。夜晚，在寒冷北风的吹拂下，油质慢慢渗透进肉的内里。冷热反复交替，在时间、阳光和风共同的孕育下，腊味的独特美味渐渐发酵而成。

经过半个多月的晾晒，腊味收干水分，变得坚硬干瘦，表面出现皱褶，腊味的制作便算完美收官了，可以慢慢享受美味了。

风干的腊味比鲜肉更美味，就像一杯酒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更多了一份厚重、绵长和醇香。公庄腊味，食用方法多样，既能做成最寻常的家常菜，也可做高档酒楼的宴客大菜，既可以单独成菜，也可以和蔬菜同炒，还能做成各式点心的馅料。无论哪种做法，都能让食客欲罢不能。

切成小块的腊肉或腊肠，隔水一蒸，如同枯萎的鲜花突然遇到了水分，瞬间活色生香。肥肉晶莹透明，瘦肉鲜嫩欲滴。吃一口，柔润的口感夹杂着浓浓的咸香，油而不腻，唇齿生香。

将腊味放在米饭上一蒸，腊味丰润的肉汁渗透在米饭上，饭糯肉软，饭中有肉味，肉中有饭香。香喷喷、热气腾腾的腊味饭，越嚼越香，让人能一口气吃下几碗。

一盘公庄腊味，点亮了生活，也承载了许古老美好的记忆。在公庄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，家家都要做腊味。做腊味时，亲朋好友、邻居乡亲欢聚一起，今天你帮我家做，明天我帮你家做，幸福和丰收的喜悦在人们中传递。腊味做好后，你赠送我家几块，我给你家拿几块，你尝尝我做的味道，我尝尝你的手艺，浓浓的乡情和人情味被腊味连在一起。

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，心中满是神往和好奇。到县城有40公里，一路翻山越岭，然后沿着一条坑坑洼洼、满是尘土的砂石路，一直往前走。上天有“好生之德”，虽是七月天，少有的不酷晒。赤着脚，聊着天，乐滋滋，居然全无疲惫。晚上8点多，远处突然显现一片如星灯火。县城就在眼前，心中好不兴奋。到处灯火，路灯、房灯、霓虹灯，县城的夜晚竟然可以如同白昼；遍地高楼，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县城的房子竟然可以如此气派；满街汽车，三轮车、拖拉机、大卡车，县城的交通竟然可以如此

人生很多事，当你亲历其间，或者蓦然回首，大概会有不同的体验与感悟。40年前，我第一次去县城，走着去的，我不知道其实那是人生第一场“马拉松”。

那是中考，中专招生考试。省里第一次从初中毕业生里招收中专生，名额极少。一路筛选，最终乡里三所初中共有三名学生获得了考试资格。一位老师负责送我们三人去县城参加考试。当时每天只有两趟班车经过乡里，开往县城，都在上午11时左右。有时因风雨等原因，班车会突然不来了。记得那天是个阴天，不知怎么，班车竟然也没有来。没办法，老师决定带我们走路，步行去县城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误了第二天的考试。

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，心中满是神往和好奇。到县城有40公里，一路翻山越岭，然后沿着一条坑坑洼洼、满是尘土的砂石路，一直往前走。上天有“好生之德”，虽是七月天，少有的不酷晒。赤着脚，聊着天，乐滋滋，居然全无疲惫。晚上8点多，远处突然显现一片如星灯火。县城就在眼前，心中好不兴奋。到处灯火，路灯、房灯、霓虹灯，县城的夜晚竟然可以如同白昼；遍地高楼，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县城的房子竟然可以如此气派；满街汽车，三轮车、拖拉机、大卡车，县城的交通竟然可以如此

只有一种花配得上“疯狂”二字，那就是我家乡的油菜花。时下，看油菜花很流行，人们赶趟儿。他们去婺源，说江岭和篁岭红桃花白梨花，与梯田上金黄的油菜花相映，美如画卷。他们也去兴化垛田看菜花，说蓝天、碧水、“金岛”织就“河有万湾多碧水，田无一垛不黄花”的绚丽。我哪里也不去，只晃荡在院里的秋千架上，遥想一下记忆里的油菜花，就足够了。

就是这个季节。苏北大平原的春天，来得要比长江以南略迟一些，也就迟个十天半月。整个大地像碰翻了染缸，泼洒开的金黄炫人眼目，不是一垄，不是一畦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肆意，真是一望成金。

也许是年龄小，个子矮，也许是土地肥、品种好，反正那会儿的油菜花高过我的头顶。基部叶茎繁复，越往上越稀，分叉越多，花大多集中在末梢，攒在一起，一株油菜说有百十个头不为过，开着灿烂的小花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十字花科芸苔属植物的特性。

聚在一起开得厚重，稀稀拉拉的开得明亮，成百上千的油菜花，淹没了田埂、河流、村庄，还有大地上的一切人和事情。

上坡的路上，走在前面的人群小伙伴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我们都被油菜花淹没了。走进校园，才发现满头满脸满身都是黄花粉，蚊子追着嗡嗡闹，让人有点烦躁，不过根本不用管它们，这种痴蜂一心酿蜜，伤不了人。

平原看不到边，走不到头。乡民种油菜不以为赏，为榨油。边角地见缝插针长，整块田成规模长，一到季节，就满眼金黄。

看见人家在菜地拍照，为了周全地照到菜花，半蹲深蹲，那样子总让我发笑，也让我恍惚。印象里，那些油菜花都在我的头顶点燃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不曾俯视图油菜花，更没见过现在航拍的菜花地。油菜花艺术字，我见的是另一种油菜花。

从家到我的中学要经过一条被油菜花淹没的路。水乡人含蓄内敛，遍地菜花不像遍地高粱滋生那么多故事。我见过

热热闹闹。晚上，在招待所，平生第一次吃“点菜”，大快朵颐。在县城睡的第一个夜晚，感到最大的享受是窗外不时响起的汽车驶过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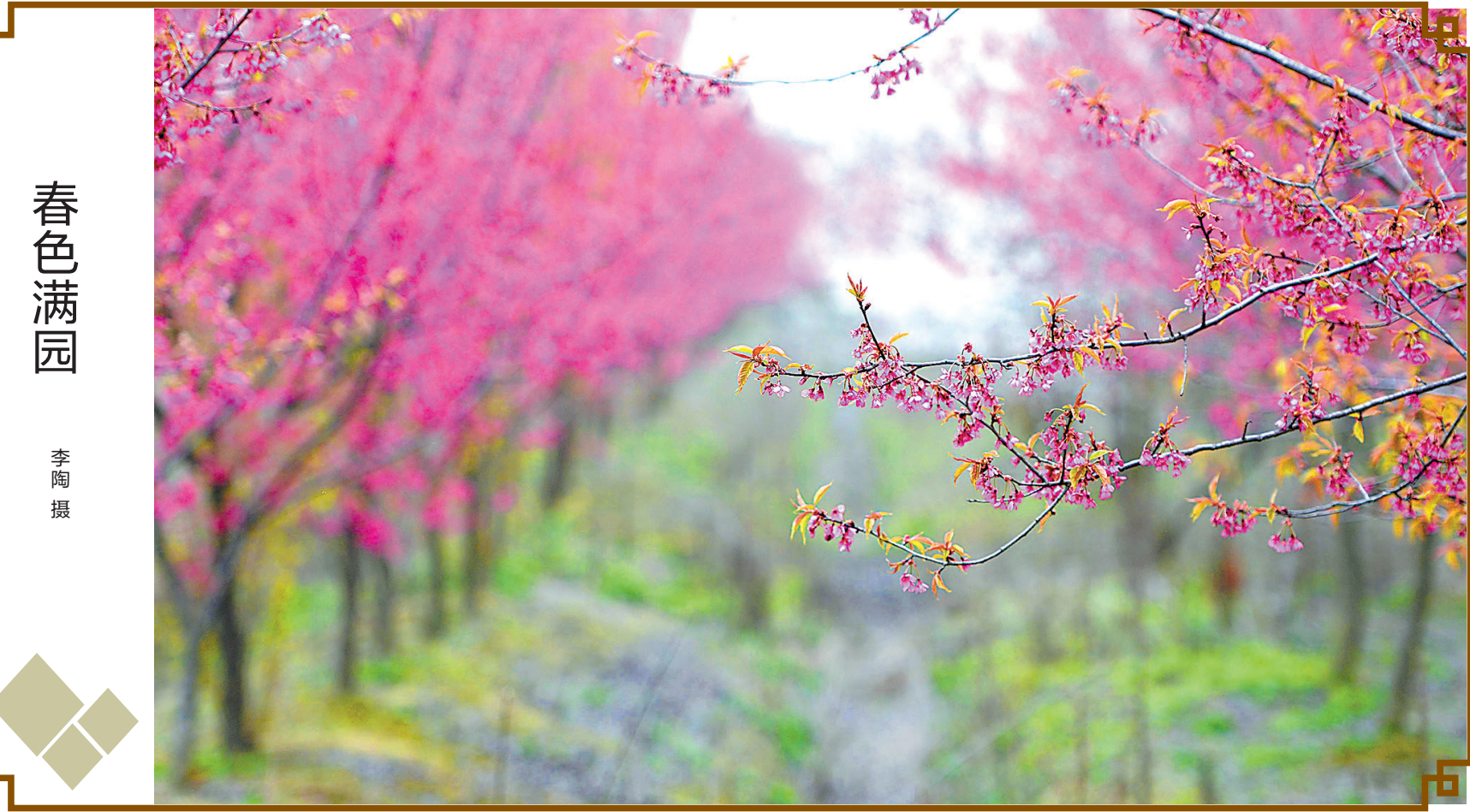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次重要的考试，但我完全无感，没有拼出“头地”的渴望，也没有铩羽落榜的恐惧。一切都是自然而顺势的样子。记得老师通知去县城考试的时候，我正在田里插秧。父母也没有中断田地里的劳作，让我自己回家拿点该拿的东西，跟着老师去学校、上县城。我根本没有出外的经验，到了县城7毛钱一晚的招待所安顿下来，才发现自己只带了一本薄薄的政治复习资料，其他什么考试资料都没带，甚至换洗的衬衣长裤都没带。第二天，刚好有个在县城工作的远房堂叔回家，家里就托他捎了包衣物来。

考完回家，平生第一次坐班车，也是满心兴奋，只希望车慢点开，能多坐一会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那场考试于我人生的意义，而当时是在“自然的混沌”中。相比如今的中考、高考，不少考生和家长清晰的目标、明确的愿望，担心、紧张、焦虑……是该庆幸，还是遗憾？如果“倏”与“忽”让“混沌”开了窍，不知道，那份从容和淡定还在不在？其实，混沌，也许是纯天然

的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”，本就不该失去。

人生第一场「马拉松」

胡湖



春色满园

李陶摄

一望成金

王晚

漫谈岭南盆景

关键人

我初识岭南盆景，是小时候在画家乡人定先生的花园。

方先生是岭南画派的传人，在广州芳村花地湾有自己的花园。作画之余，他用心制作了不少盆景。

记忆中，方先生的盆景品种以榆树和雀梅居多。其中有一盆老榆，培育了五十多年，两尺高，古相十足，名叫“彭祖”。

岭南盆景的故事不少，若以人物带出，有两位鼻祖是不可不提的。一是花地湾的孔泰初先生。他的制作特点是用剪锯、熬时间蓄枝截节，作品虬曲苍劲。

二是海幢寺的素仁和尚，他的制作特点是用细绳铁丝、直接牵干引枝，作品飘逸斜欹。

以前我很喜欢到佛山的仁寿寺吃斋饭，目的是想順便欣赏寺中的盆栽景观。仁寿寺的盆景过百盆，大都是海幢寺素仁和尚一派风格，构图舒展飘逸，妙趣横生。

每斋饭后，我清茶漱口，踱步庭中，逐渐慢慢欣赏。佛殿前有梵音飘来，更觉心情轻松，思绪开张又条理清晰……岭南各地都有不少盆景的爱好者。广州某街区曾拟成立盆景协会，初步的摸底人数都有四五百户。

以前但凡讲究点的岭南盆景，主人都会去佛山石湾专门定制与树型风格相衬的陶瓷盆（植盆），还会买些点题的石湾公仔（包括人物、动物和建筑）布缀盆中。

石湾的陶瓷商铺，素日常备林林总总的盆景行货，摆满铺门口，吸引游人流连。很多人一边欣赏摸玩，一边与同好商议构思，常常是买下这一个又舍不得另一个。

广州的流花湖公园内辟有西苑，既是盆友聚脚交流之处，又是成熟的岭南盆景常年展览点。园中陈列的以孔泰初一派的作品居多。古树森木，缩景成诗，文气沛然。



热血男儿的家国情怀

梁晓茵

《甲子甲子》是一本乡愁浓郁且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散文小说合集，它是青年民警、80后作家李晓达所著，作者的父亲题写书名，女儿的涂鸦画为封面，姐姐代跋。一本书香世家的文学写照，将故乡的回忆和家的温暖融合在一起，让人心头为之撼动。作者以幽默或深沉、或细腻或柔情的笔迹，深情回顾了家乡甲子镇的乡情、乡土、故人、故事，让人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，勾勒出一名热血男儿胸怀家国情怀的无尽热爱，让我肃然起敬，情不自禁提起笔来，拾掇一二。

晓达平时工作繁忙，如何写出这本厚重的乡土风情录呢？字字书中《在内湖》给了我答案，首先是受祖父李绪本先生的影响熏陶，让人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。晓达曾被选派到陆丰下基层一年，每天在业余时间不是打篮球就是读书。这段经历，给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去观察家乡的风土人情。有一晚，他写了篇《上学记》，描绘了小学时上学途中看到的甲子风土人情，冠以“甲子”标签，发布在当地网站，很快引起不少网友评论和喜爱。此后，他便每隔一周写篇文章，那一年陆陆续续发了20多篇，约有十几万字。《甲子甲子》由此萌芽生根。

翻阅书目，文章共有三十三篇，累计18万字。《上学记》当之无愧为开篇之作，我想，这应是全书中最能体现晓达幽默言语和细致洞察力的代表作吧。文中写到一段从家到学校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，走路十来分钟就能到的路程，“可我常常是早出家门上学，到学校还是迟到。因为一路上要看的风景、要做的事情都太多了。”可见晓达童年时期的好奇心，他不仅擅于观察，还乐在其中。尽管如此，晓达小学的成绩却是非常好，经常是全年级第一。可见，书香世家的优良基因得到很好的遗传。后面连着几篇写

关于姨妈、医生、妇女等的逸事，诙谐的语言能博得众读者一笑之余，还能引发读者对于某事某物思索一番。让我印象颇深的还有《蓝蓝的天》，它讲述小学时一位音乐专业的大学生教师于汉下乡教学的故事。于老师用心教导包括晓达在内的几名乐器特长生，希望后继有人、传承其音乐艺术，可惜终究未能如愿。这深深引起我这个音乐爱好者的共鸣，从晓达对于老师敬重、悲悯、慨叹的字句间，我读到了他品性的善良和尊师重友的情义。

晓达书中叙事言之有物，耐人寻味，书写着至亲至近亲人们的思想、疾苦与悲欢离合，字字句句无不渗透着他对于家人、对亲人、对生命的万分珍惜和满怀热爱，让我深深体味到乡情之淳朴、生命之意义、人性之大爱。譬如《擎天石下一园丁》，让我有幸认识了晓达的祖父李绪本先生，一位当地非常有名的教师、文史学者和书法家，一位教书育人的桃李满天下的园丁，一位历经沧桑磨难，却能乐观面对人生的先人。虽未能谋面，但见字如面，令我敬仰万丈。李绪本先生出殡时，扶棺送行的不仅是孝子孝孙，还有他教过的几十个学生。而李老灵柩中央的挽联横批，晓达及亲友想用一个个能概括祖父一生的词，思前想后用了“大爱无疆”，我想，这样一位有学识、有爱心，还谦逊平等的园丁，一位为造福一方水土、而穷尽毕生心血的人民教师，怎能不赢得学生爱戴？然而，李老先生的仙逝，对于晓达来说，无疑是切肤之痛，在《坟》里他曾倾诉“胸口似乎巨石堰塞，欲语无声，欲哭无泪，心中悲伤无法言表，断肠之痛也不过如此”，几句话让我泪如雨落。忆起我那刚去世不久的慈爱父亲，这种失去至爱至亲的悲痛犹如海浪般拍岸袭来，那是一种穿透时空感同身受无法言表的痛。

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